

线袜

有一天，邮递员站在香椿树街三十六号门口，大声呼叫一个名叫钱王氏的人，叫了好多遍，无人应答，邮递员跨上自行车正要走的时候，袜子奶奶慌慌张张地追了出来，边跑边说，钱王氏就是我，我就是钱王氏。

邮递员把一张汇款单交给袜子奶奶，他说，我嗓子都喊破了，你怎么听不见？

听是听见了，袜子奶奶满面窘色地说，听见你在喊钱王氏钱王氏的，可一时想不起来那就是我。从来也没有人给我寄信嘛。

袜子奶奶以为那是一封信，她拿着那张纸走到隔壁的秦老师家里，她说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也不知道是谁寄来的，老师你给我看看。

秦老师说，这不是信，是汇款单，有人给你寄钱来了，二十元钱呢。

秦老师把寄款人的姓名地址念了一遍，袜子奶奶仍然有点偶然，她说，谁呀，这姓王的是谁呀？秦老师猜测道，会不会是你娘家的亲戚？袜子奶奶得到了提醒，眼睛倏地一亮，是三狗呀，她高声叫起来，肯定是三狗，三狗这孩子，难为他还记着我这个姑姑！

第二天袜子奶奶穿着新棉袄和新棉鞋走过香椿树街，路上有熟人跟她打招呼，袜子奶奶，你去儿子家啦？袜子奶奶的脸一沉，说，我还没死呢，我死了才去他家。关于儿子的话题使袜子奶奶的脚步变得怒气冲冲的，袜子奶奶走到石桥上，迎面碰到对门的女邻居美仙，美仙说，怎么啦，谁又惹你生气了？袜子奶奶愣怔了一下，左顾右盼地说，谁？谁在生气？美仙笑起来说，说你呢，好好的怎么又板着脸走路？袜子奶奶说，我没生气，我到邮局去，我娘家侄子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来。三狗这孩子良心好，他小时候穿的袜子都是我织的，这么多年了，难为他还记得我这姑姑的好处，美仙打断她的话说，你家长生对你就不好了？前几天我还看见他送来一篮桔子呢。袜子奶奶朝美仙摆摆手说，别提那些桔子了，一半都是烂的，要不烂他们才不会送来给我吃。

袜子奶奶和美仙其实是一对冤家。美仙走下桥，嘴里轻声骂了一句，死老太婆，讨厌！而袜子奶奶下桥的时候用手捏着鼻子，她对美仙身上扑鼻而来的香味厌恶透顶，搽得这么香想干什么？袜子奶奶嘀咕道，以前青云坊的婊子也没她搽这么香！

袜子奶奶主要就是在家里拆线袜，那些破旧的线袜都失去了主人，收破烂的老许把它们一扎扎地捆好卖给袜子奶奶，袜子奶奶就坐在家门口一只一只地拆，拆好了洗干净，然后她儿子长生就把一袋袋的纱线装在大布袋里驮到收购站去卖，总之袜子是袜子奶奶的营生，所以香椿树街上的人都把长生的母亲称为袜子奶奶。

袜子奶奶原来是有男人的，但他死了好多年了，现在他天天住在墙上，住在墙上的一只相框里，天天看着袜子奶奶拆线袜。长主一家原来也是和母亲住在一起的，但袜子奶奶和儿媳水火不容，长主一家只好搬到单位宿舍里去。长生搬家以后袜子奶奶有半年不和他说话，后来好不容易说话了，袜子奶奶铁板着脸让儿子去床底下拿一篮鸡蛋，长生说，家里有鸡蛋，这些鸡蛋你自己吃，袜子奶奶一下子就嚷起来了，你家里的鸡蛋轮得到你吃吗？袜子奶奶站起来抓住儿子下颏处的一层皮，她说，搬出去才半年，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不在旁边，她就由着性子欺负你！长生知道他母亲的脾性，他顺从地把那篮鸡蛋带了回去，回去就发现鸡蛋里长出了小鸡，长生突然想起那些鸡蛋还是母亲春天时用粮票换的，它们已经在母亲的床底下藏了半年多了。

每天经过香椿树街的人都看得见袜子奶奶，她总是把门敞开着，坐在门边拆一只棕色的或者藏青色的线袜，拆线袜的工作大概是熟稔胜于专心的，因此街上的行人们会发现，你在看袜子奶奶，袜子奶奶也在看你，袜子奶奶一边看着你，一边把拆下的线团绕在手掌上。秦老师有一次在学校里对孩子们说，什么叫提高警惕？提高警惕就是像袜子奶奶那样，眼睛要时刻监视你身边的一草一木风吹草动，要像袜子奶奶那样，要像一个哨兵。

袜子奶奶确实像一个哨兵，冬天时候你偶然会发现袜子奶奶家大门紧闭，但你只需扭一扭脑袋便会看见袜子奶奶，她坐在对门美仙家门口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拆线袜，冬天时候袜子奶奶头上戴了一只式样古怪的绒线帽，蓝棉袄和黑棉裤也使她干瘦的身形臃肿了一些，但

袜子奶奶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哨兵。

街上最讨厌袜子奶奶的要算三十九号的美仙，美仙在牙刷厂里与其他女工谈得最多的就是袜子奶奶。你们不知道我家对门的死老太婆多讨厌，我每天出门她都要口头看看她家墙上的破挂钟，我每天什么时候回家她也要看一看钟，我家里来了客人她伸长脖子一个个地看，来了女的她倒没什么，要是来了男的就麻烦了，她干脆把凳子搬出来，守在我家门口呀！美仙谈起袜子奶奶时忽尔谐谑忽尔愤怒，她说，X他妈的，我本来嫁给小季就是图他家清静自由，谁会知道对门住了这个死老太婆呢，现在她倒做起我的公公婆婆来，从早到晚盯着我，好像我是个阶级敌人！

美仙自然有美仙的说法，别人却并不怎么同情她，他们认为美仙这么仇视袜子奶奶是心虚的表现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，更何况袜子奶奶的一双眼睛呢。谁都知道美仙的男人小季是个卡车司机，常常要去外地运货的，而美仙又天生是个招蜂引蝶的花瓶，袜子奶奶不盯住她又盯住谁呢？

美仙大概在那方面是有点心虚的，她在牙刷厂把袜子奶奶骂得狗血喷头，回到家却总要对门的邻居挤出一个笑脸，有一次她还挟着几双破袜子去送给袜子奶奶，袜子奶奶说那都是尼龙袜化纤袜，不好拆，拆了也没用，她还责怪美仙不会过日子，就这几个小洞眼，补一补不就能穿了？袜子奶奶说，你们现在的人呀，就是不会过日子！美仙看见袜子奶奶的眼睛一亮一亮的盯着她，袜子奶奶的笑容在她看来也别有用心。美仙莫名地红了脸，从袜子奶奶手里抽出那双袜子说，你看，我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了，不要拉倒，带回去当抹布。

美仙大概真的想去收买袜子奶奶的，但几双破袜子收买不了袜子奶奶，只会使袜子奶奶加倍地提高警惕。那天恰逢长生骑着自行车来拖纱线，袜子奶奶对儿子讲了一句悄悄话，长生当时没听懂。袜子奶奶说，看着吧，对门美仙要出事了。

后来美仙果然就出事了。所谓出事自然是指小季突然回家捉住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。二男一女在美仙家里厮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袜子奶奶，袜子奶奶神情肃穆地守在美仙家门口，一边拆线袜一边阻挡着那些想进去看热闹的邻居，你们进去干什么？干什么，袜子奶奶说，夫妻吵架有什么可看的？谁家夫妻不吵架？唉，谁家夫妻不吵架？

谁都看出来袜子奶奶在掩盖事情的真相，包括美仙自己。美仙被小季一拳头打掉了两颗牙齿，她伏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寻找那两颗牙齿，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人拉拽着她往外面走，拉拽她的就是袜子奶奶，美仙下意识地啐了袜子奶奶一口，都是你个死老太婆，我让你乱嚼舌头！袜子奶奶顾不上擦去脸上的唾沫，只是拼命地把美仙往对面拽，随便你骂我什么，袜子奶奶说，人命关天，小季在气头上，你现在不躲一下他能一刀砍了你！

袜子奶奶就这样把美仙拉到了她家，咔嗒锁上了那扇临街的门，然后袜子奶奶继续拉拽着美仙，一直带她进了里间，咔嗒一声，又插上了1门销，袜子奶奶对着美仙长长地吁了口气说，现在好了，没事了，他不敢到我家来砍人的。

美仙被按在袜子奶奶的床上，准确地说是被按在一堆卷曲的未加洗濯的纱线里，美仙抓起一把纱线袜了抹眼泪，说，他敢砍人？我谅他也不敢砍我。

你还嘴硬？袜子奶奶说，他怎么不敢砍你？你死了是白死，没人可怜你，你理亏嘛。

美仙没说什么，但她朝袜子奶奶翻了个白眼。

男人在气头上没脑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袜子奶奶说，你知道杂货后彩凤脸上那道疤怎么来的？就是让她男人砍的，就是这种事呀。

美仙扭过身子，用手拉扯着床上那些纱线，过了一会儿突然说，小季早晨已经出车走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肯定是谁跟他乱嚼了舌头。

袜子奶奶只是淡档地一笑，她说，谁乱嚼舌头，就让他天打雷劈。

美仙不相信袜子奶奶的表白，但袜子奶奶脸上的表情如此坦荡和真率，这使美仙很迷惑。后来美仙一直想找到她想像中的告密者，在与小季重归于好的某一天，美仙成功地从小季嘴里套出了实情。小季说，你别冤枉别人，是我自己嗅出来的。美仙就追问道，你又不是狗，怎么嗅出来的呢？小季想了想说，从袜子奶奶看我的眼神里，你知道袜子奶奶的，那天她还是那样看着我，我也说不出有哪儿不对了，就是那眼神像在可怜我。

美仙没说什么，美仙最后只是在心中发出一声叹息。问题不是出在袜子奶奶的眼睛里，但这个结果多少有点超出了美仙的想像。

袜子奶奶和美仙的关系后来就有点耐人寻味，据秦老师对她们的观察分析，她们的关系

就像某个弱国与强国间的外交关系，美仙当然是作为弱国一方，她对袜子奶奶的怨恨没齿难忘，却又不得不向对方百般逢迎，秦老师开玩笑说，美仙怕袜子奶奶嘛，袜子奶奶有雷达跟踪网，又有核弹头。

美仙后来常常给袜子奶奶送点腌毛豆、荠菜馄饨之类的东西。美仙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跑到对门陪袜子奶奶说话，她从篮箩里抓过一只袜子拆了一会儿，才拆了一会儿就没有耐心了，美仙的目光在袜子奶奶家阴暗破败的四壁间顾盼生辉，她看见了墙上的那帧旧时代男人的照片，那男人的表情、发式以及马褂的领子都让美仙觉得可笑，美仙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噗味笑了。

那是长生的父亲，袜子奶奶说，这有什么好笑的呢？以前的男人就那个样子。

你男人，你男人什么时候死的？

长生生下来九个月他就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就那么死的，得了场恶病呗，袜子奶奶似乎不愿意提及亡夫的话题，她用力从袜子上拉出一根线头，说，别提他，那也是禽兽不如的东西。

你这么恨他，为什么还把他照片挂在那儿？

不挂那儿往哪儿放呢？他人死了，鬼魂还在这家里呢，让他在墙上呆着最合适了，我不要看他，我从来不去看他，我一看他就想起他怎么用锅盖打我的头，怎么踢我的肚子，那会儿我正怀着长生呀，那禽兽不如的东西。

为什么要用锅盖打你的头呀？

他嫌我做的饭不好吃。

为什么要踢你的肚子？他不想要孩子？

我怀着孩子，我不让他做那种事，他一脚就把我踢下了床，我现在想想那一脚浑身还冒冷汗。他差一点把长生踢死在胎中。

这种男人死了才好。

他死了苦了我啦，我一个人把长生拉扯大容易吗？不容易呀，所以长生现在这么对我，我怎么能不伤心？

长生对你不是很好吗？我看他对你够孝顺的了，你没见卖肉的小朱，他让他娘下跪呢。

儿子孝顺顶什么用？他听他女人的话，什么都听她的，他怎么就忘了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的，不是那个女人呀！

话题到了婆媳关系上美仙就不想听了，美仙站起来说，我该走了，炉子上还在炖排骨汤呢。美仙一只脚跨出门外，听见袜子奶奶突然恶狠狠地嘀咕了一句，你们这种女人，就是不知足！美仙回过头问，你说谁不知足？袜子奶奶拖长声调说，我在说长生的女人，没有说你。但美仙觉得袜子奶奶是在指责自己，美仙在心里暗暗骂道：死老太婆，什么知足不知足的？难道有排骨汤喝就应该知足了吗？

美仙回到家门口，她想临街的门关上，但她关门的时候看见袜子奶奶又抬起了头，袜子奶奶注视她的目光一如往常，冷静、专注而又充满怀疑的那种目光，美仙下意识地把门又敞开了，美仙在心里说，让你看，让你看个够，反正你也看不了几年了。

美仙知道袜子奶奶已经年逾八旬，其实袜子奶奶除了她的一双眼睛，其余部分都已经是风烛残年了。

有一天邮递员又到香椿树街三十六号来了，邮递员给袜子奶奶送来了第二张汇款单，他明明看见三十六号的门开着，看见袜子奶奶坐在门边拆袜子，但他一连喊了几遍，袜子奶奶就是没有应答。

邮递员走进去对袜子奶奶说，钱王氏，你又忘了你叫钱王氏啦？你侄子又给你寄钱来了。

袜子奶奶看着邮递员，但她不说话。

邮递员说，怎么搞的？你不就是钱王氏吗？钱王氏，夫家姓钱，娘家姓王，以前的妇女都是这种名字，钱王氏，你去拿图章来吧。

袜子奶奶仍然看着邮递员，她手里紧紧地抓着一只深棕色的老线袜，但她不说话。

原来袜子奶奶已经死了，袜子奶奶那天像往常一样坐在门边拆线袜，袜子奶奶像往常一样看着走过三十六号的每一个人，但她的魂魄金蝉脱壳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离开了香椿树街。

线袜1.txt373

街上许多人见到了袜子奶奶的遗容，他们说袜子奶奶临死时的表情有点奇怪，她好像是受到过惊吓，眼睛睁得很大，脸上的表情一半是恐惧一半是悲伤，人们对此议论纷纷。后来是袜子奶奶的儿子长生一语道破了天机，谁也没想到问题出在一只旧袜子上，就是袜子奶奶欲拆未拆的那最后一只袜子，就是那只袜子把袜子奶奶带到了天堂。

这是我父亲穿过的袜子，你们看袜口上还绣着他的名字。长生哽咽着向人们展示那只残破而苍老的线袜，他说，是我母亲亲手绣上去的。她不识字，但她记得这只袜子，她记得父亲的名字，我母亲，我母亲她，长生说着说着泣不成声，她一辈子都怕我父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父亲死了这么多年，她还是怕我父亲。

人们都围上去看那只深棕色的线袜，果然看见了那个用红线绣出来的名字，唏嘘过后他们不禁为这只袜子神奇的归宿惊叹起来，这么多年人间沧桑，这只袜子怎么会再次落到袜子奶奶手中的呢？或许该去问问收破烂的老许，但老许只管走街串巷去收破烂，他能知道什么？他对这只线袜肯定是一无所知的。

袜子奶奶死后三十六号的门就反锁上了，邻居们都觉得街上突然缺少了什么，包括住在三十九号的美仙。美仙现在出出进进的觉得身后少了些什么，她每次从外面回来开门时会突然朝后面扭一下头，她扭过头看见的只是一扇油漆剥落的门，袜子奶奶确实是不在那儿了。

你知道美仙是个不怎么正经的女人，袜子奶奶死后她也曾落了几滴泪，但后来她就高兴了，她在牙刷厂对几个女工说，现在我总算自由啦，总算自由啦！美仙说这句话时挤眉弄眼的，她的脸上竟然是一种获赦后的微笑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